

集部

方洲集卷二十

明　張寧　撰

跋語

邊景昭翎毛跋

前輩謂觀花木禽鳥與觀山水不同山水妙處幽深隱見其變無窮非精深不能識雖閻立本不能無疑於張僧繇之圖畫況他人耶花木禽鳥人皆目激舒展之間

高下立見此圖落欵云隴西邊景昭景昭在宣德中為寫生第一手余嘗論其形似可人而神氣不活斯圖不知果其得意時否王君其亦寶之毋失

伍公擇畫魚詩册跋

題詠圖畫以托美於人古無是法說者以為自趙子固始然亦圖畫之一厄耳此册題跋之語各繫別楮處置真得家數非故家名子弟不能爾也矧有作於其間皆時彥達益可寶重晴牕淨几焚香對佳客一觀豈不清

暢如濠梁問答時也

吳山書舍詩文卷跋語

天順癸未余將北上艤舟姑蘇訪舊於朱明仲甫信宿而別出吳山書舍詩文圖畫共一卷語余曰此某平生所得於士大夫者向嘗以教子繼幸小有成忝預人事今吾且老將貽諸孫睦睦幼未解成人之道敢乞片言以豫訓誨嗟夫祖父者子孫之法也陶冶之子善為弓裘將相之門世濟文武賢否不係世類者幾何人哉自

明仲甫先君至繼可見者三世矣皆讀書善道不迷於前人積累之深其將有興者而公尚勤憂慮慎厥所遺如此睦欲不為士大夫不可得也況其氣質清明應對詳雅見之真可念可念芝蘭玉樹有茁其芽麐子鳳雛實異羣品明仲甫可無慮矣雖然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矧童蒙未學者乎明仲甫之家足以移睦志意動其嗜好者不能盡無使其知守此卷而後自戒則未矣今而後幸葺此舍六籍之外無置異物而納正人

於其中俾之主席朝夕聆訓典以涵養其本原而循致於成人之地不難也他日過此余將有試焉

莊瑩中所藏趙子昂貫雲石鮮于伯機張天雨宋昌裔陳文東解縉紳墨蹟卷跋

秀水令莊瑩中家藏古今墨書十五幅始自趙文敏公終於解公縉紳皆名筆也捧閱浹日豈勝瞻仰念自書契以降鳥蹟之文累變而為今之真行草書人文與氣化相關政自不能不爾故唐不類晉宋不類唐元不類

宋歷代文人非不追蹤躡跡苦心模擬及其成書迥然别異其間能卓然逺到可與比肩者真千百中一二耳虞邵菴論宋書筆不逮識而獨歸重於松雪翁誠知言也寧家藏顔魯公祭從子季明文稿墨跡一通其後諸名公題跋無大言論至有書云某人等於某年某月拜觀前輩臨古人文字其敬訥如此拜觀之餘敬書歲月於後

談大章鳯池春雨詩畫卷跋

談大章所藏夏太常墨竹有序有詩共一卷太常向在
京時數相接見其所畫竹真在九龍山人行作坡石者
尤佳此幅予不能辯或其少時筆也記者四明張用中
題詠者沈石𢗅李卲博陳敬齋張孟與沈孟淵蘇紹文
劉邦彥朱天錫皆予故人也用中客死浙西石𢗅終於
廣州守餘皆無恙雖存歿不同而文章具在清風故人
安得相聚於一堂如此卷也

吳仲圭畫卷跋

鄉先輩吳仲圭倣荆浩畫唐人漁父圖筆力老蒼風致高古雖不事工緻而規格殊常氣韻良足具色味於素淡之中寄情思於揮染之外當與古文字竝觀非俗目所及公綬鑒賞珍愛閒攜過余方洲草堂因遲留累日稍摸其大閑時一展想以娱幽寂本卷敬以奉還

蕭翼蘭亭圖跋

蘭亭文字妙絶古今後世傷於好慕者雖摸搨之餘而點畫之微亦各有辯是時墨跡具存無恠太宗之巧於

求也但惜其雄才大略從諫如流自晉陽以來割愛成義者多矣奈何以萬乘之尊下與一釋子爭智術於雕蟲篆刻之間則隋文昔昔鹽之妬蓋有不足言者矣千載之下觀斯圖者不無感於當時

獨樹軒圖記䟦

王瑞之所居芝松里外戶少西有大椿本專前墉末出重屋枝葉旁達下覆輪囷蓊鬱望於里社不知其幾十祀矣成化初其始之夫陳秋鴻過而樂之因以舊藏徐

大章手書獨樹軒記及徐益配製圖為贈所以欣文物之會合而成美於瑞之也瑞之什襲聯屬求予題詞夫天下之物閒見則貴貴則必取羣見則凡凡則易捨貴凡得喪蓋常相半今杭州諸山多故宋遺植方大章記柞時芝松之椿計已成木彼獨此衆故柞見賞而椿茂閑今相去幾何春波空無宿蘗而芝松之樹至今猶蒼翠自若生意未涯予所謂貴凡得喪相半非耶蓋物之存亡久近固自有數至於久久近近亦不可謂都不由

人彼春波徒為大章僦居則去住不一主家儂既無姓名可傳一聞工師之求之言默無惜語末惟戟手稱謝則其人可知矣柞之必取其可後乎瑞之讀書好古博雅不羣誅茆卜居信有杜子美之意其於翰墨流傳稍涉形似如記如圖者亦復愛重若此況其家植乎迴視春波萬不侔矣故物之貴凡久近必待人而定非特植物也事皆如此而盡諉之數非扶世之論也抑聞古有椿春秋皆以八千歲為候今之松之植人物事數相遇

若此得非其遺種乎請因以為瑞之壽

姜文進存誠遺卷跋

亡友姜文進自號存誠初製此卷時適余下第歸讀書德清為作此記文翰雖甚稚陋而故人之情見如昨日文進下世其子承祖復持来求題未幾亦卒其孫蒙幼不解事子亦因循墮誤忽忽遺忘彼此不復思索去歳病餘檢閱文事得之亂籍中斷爛脱落幾不可收拾勉為聯緝用歸於蒙嗟夫予與文進定交予弱冠意義甚

相得庶幾通家計作記時歳月已四十二年人亡世逺
幸余尚存猶得歸故物於其孫獨不知嘗於此卷復能
保重遺物不死其祖父否俯仰存沒追憶平生泫然涕
泗之不能已也

一松詩文卷後語

孫公睿自號一松以所號求序於大卿夏先生諭以禮
義又求記於庠友沈明德明德語以志節志節堅定然
後能守禮義意相發也至其所謂一序以松言則為孤

獨之名記以人言則為專主之義二者未達所與閑日
從公睿閒之其言曰鈍閑諸父師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因所好樂可以審類故君子慎於取物因思天下之物
能悅人者必能戚人能致人者卒能罔人金革而水下
土塊而火燎鳥獸不可與同羣具生理而無情慾求諸
植物松其尤良者古聖人嘗以是比德焉鈍用是見松
如佩韋弦如銘盤鼎如對嚴師友因其凝澹知世之穠
豔因其勁直知世之柔屈因其晚茂知世之銳發風雨

振濯知天地有自然之聲色寒暑凌厲知人物有毅然之賦受凡所以守身處人保家持恒履變一於松是取而世之紅紫蓋不肖所不一接目經意者然家居城府去山林遠不能日就巖穴樹一松於庭庶旦暮有見將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而鈍之志向所在則無貳也嗟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物為物者衆矣因物達理惟智者能之雖龜文馬圖不遇聖哲則亦毛介之物而已何有於道公睿能因是益求進以成厥德則松之名

當與彭澤之菊濂溪之蓮並傳矣林君復王子猷之梅竹吟詠遊適耳烏足多尚哉

顧守恒地理書跋

人見兩頭蛇未必盡死而叔敖之意則仁矣世無倉公醫病者亦多自愈而好秘之念徒遺不仁一賢一否君子自有定論守恒于此書甚自信重推其信重已甚者而樂與人同之不必一一經驗顧其存心平實因是可見夫宅塋之法古自有度後世率合拘忌異說紛紜今

欲盡去而復於古其力未易不若取節而順導之使不至於太泥而後可也守恒意或兼此孰如其仁哉

于景瞻浮玉山詩卷跋

余友景瞻京兆以所作浮玉山遊詩索和余終誦而思念惟景瞻清才藻思出語成篇方遊山時適在壯盛節江山秀麗化入文章而又聯合芳潤成卷此誠不可與爭長一不可和古作者詞意未備乃賡之以成義卷中諸名家情致宣遠光景畢陳無復遺缺二不可和登

遊賦詠之詩必觸目興懷欣然感遇則意境昭融有自然語余平生鞅掌仕途未嘗一至金山乃欲以虛文儕實見殆猶看畫作畫不過臨搨手耳何益哉此三不可和況詩既押韻而又致多如此雖風雅之士將不能脫穎而出予何為者而克為之古謂歌永言律和聲芳春多暇時具尊俎為公舍商吐羽接節綴歌一倡三歎之妙雖被之八音將亦庶幾焉有闕而過者謂予善和公詩固不可謂余不和公詩則不知所謂和者也

義竹軒卷跋

兄弟天合之親其情好非自外至不可以象求有象則間矣然世之人凡有事雖雞鳴鵲噪亦自虞其吉凶況手植之竹既瘦瘁而復發榮當兄弟友愛之際能不感悅自慶此詩人所以歌詠而為之名堂致美頌而寓諷勸可謂厚矣或者謂末敗本存竹之恒性是何不可成人之美如此李氏兄弟願益敦本厚倫頭白式好毋如竹之既替而復隆其祥莫大焉

姚公綬古墨林卷跋

此卷所列宋元名人翰墨皆真蹟無疑獨宋仲溫八仙歌非得意時書余嘗於黄學士家見松雪翁跋蚤年書云殊可發赧此書豈是類歟公綬能書善鑒必有所見翰墨之林宜無雜植也

先府君遺文跋

先考好文苦學藏書甚富寧尚憶六七歲時每見先考讀書近筆研時有所作及得之閲見輒録附短楮小簿

增益聯累久而愈多不肖自入官後違侍日遠此薄故在先考所不復經接及守汀還未幾先考痿痺牀褥踰二載湯藥憂虞日不自暇剟至變故之餘始訪二婢得諸箱篋襆裹中收拾斷爛十無一存其間如聞鍾軒記茗溪八詠憶母上墳等作先考平生發於性情者皆棄壞無點畫可見徒切悼恨蓋先考自受封後倦勤歲久加以老病纒綿舉家廢業區區紙籍能不旣於妄庸女婦之手者亦幸焉耳寧荒迷失次不蚤自什襲以至於

此其為不孝抑又何辭顧惟犬馬之齒五十有二哀傷迭見宗祀無期每披閱遺章五内皆熱因命從子璿表輯成帙仍各識以先考印章其非手筆則篇為表著備見所因後集士大夫贈遺詩文卷冊銘表及祭誄併以藏諸祠堂以示來裔嗚呼千里懷人見書良慰況父母心聲手迹展誦中儼若有聞究可接語非但如桮棬器物聊足想像然思念一起形神盡消目睫未加涕泗先下是慰之小真不足以救痛之大也不知一再傳後為

吾子孫者能復以我為念哉

張撫軍畫卷跋

武略將軍張公廷鸞以家藏畫卷索題畫法渰潤老爛山林巖洞煙雲水木明晦隱見遠近相得畫中人行坐倚立皆合矩度形氣若生庶幾妙品矣但其人物境界野朴僻險所見類方外家所稱神仙方丈之屬豈其事本出於茫昧荒唐故畫史亦以虛無之迹廣之歟元人馮海粟所題詞翰亦跌蕩放縱意與象合古人謂詩為

有聲畫又畫家多用草書筆法觀此卷信乎能相通也
廷鸞宜慎藏之毋失

文敏公書畫跋

右畫馬并題詞皆趙魏公真蹟魏公書法妙絶今古真造二王之奥與其畫皆入優品獨嘗自謂畫馬能盡物性此乃書韓幹牧馬圖詞於後盖亦有意存焉不然非一時筆也武略將軍張公廷鸞常以此卷屬題病懶荒迷久未及答今公去世久故物猶在遺言不忘間因檢

酬宿負敬題歸其子用文用弘以謝予之不敏嗚呼此卷可歸矣公可載歸哉追念平生神魂欲斷枯腸老淚誰足與雪耶

歐陽通書帖跋

率更書法最為險勁瘦古子通專其門稍加便密而分布意態處則未及也書品謂通不擇紙筆皆得如意所以然正在此耳故學歐者必自通始世論事貴夙成無仗模倣不閑歐虞非出於蘭亭也但金剛揮拳力士瞋

目之妙當不自紿錢而得之指實掌虛腕不著紙公覩知此未暇日試取醴泉銘皇甫石刻摹搨一兩字不妨以會此碑之極

漱石軒詩文卷後語

士不可以好奇奇者正之反不得已而涉於奇尤有惡於正况加之意乎古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既居其次已非極致而又非正可乎哉孫子荆對王武子之言實與蘇長公著飯喫衣之譃為對語世之好

奇者遂同然稱詡至於今甚復爲之穿鑿附會以求通其說大雅云亡何人心之不古如此也夫古之所謂雅言至言善言格言皆敦實周洽切理稱情通達而無礙由之不知習之不察類皆視爲常語而獨甘心於談笑之資奈之何詼諧滑稽之不日相盛也况子荆本始於誤而一時辦給偶涉於奇猶見重乃爾則彼之縱横合變應機就事眞有可奇如戰國時士尚何怪其能自振於當世也嗟夫刻鏤者前陳則純朴者退聽言之不臧

求行之淑也難矣雖然人文與世運相高下列國之文異於三代唐宋之文異於秦漢正變為奇奇者必將變而為誕誕不可為正不能為則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奇好奇之士其過於常人也久矣鄉文者孫公學勤以是名軒意必有見於此不然則以為同姓之聞人而取以示其子孫豈常人之所好哉

瀛洲圖跋

唐人榮十八學士號為登瀛洲非弘文館中自擬神仙

而有此號其間人材固有容議然皆以論思為職雖日給珍膳亦更番有時未必羣酗燕喪如晉人風度畫者徇名失實真以神仙放浪處之摸寫惟恐不盡而觀者承訛踵誤亦或遂信以為故實夢中說夢良可一笑然畫中人物得李龍眠規格佳製也戴君宜珍惜之

王菊坡畫卷跋

欝秀顧老師得此圖於汾湖陸友蘭山水樹石皆清潤可愛余嘗見九龍山人畫卷崇尺許而長二三丈筆法

布置與此絶類惜是卷舊嘗被裁斷非全圖也老師化去已久其徒王菊坡年幾八十猶甚愛重間與高第劉竹泉持來索題因歎老師友蘭不可復作菊坡既老竹泉亦髮白自余始見之人今皆若此圖畫故無恙動與靜異也人有能有不能然則用舍於世也何較哉

遊育王寺詩卷跋

右遊育王寺詩通三十餘家倡之者浙都閫陳彦章和者皆兩浙名士格律既高聲韻亦雅光景盡露情致畢

陳可謂詞林之極工詩家之過苦者矣彥章復索予屬和予謂天下文藝之士所見略同詩先命題拘於律而又步韻以和又致多如此雖使李杜復生求為不經人道語亦不可得況非才如余者耶古人云文章不可隨人後彥章此卷可不必更令人和也

烏來巢詩卷跋

予友姚轂菴所居有羣烏棲集於樹旦暮必飛鳴盤繞而後去止意若省候於主人者轂庵因賦烏來巢詩間

以示予予聞烏能返哺謂之孝烏豈以轂庵誠孝其母教刑於家而物亦感兆耶舊說御史府為烏臺柳仲郢每一遷官輒致烏轂庵以御史出尹烏之來將復始發祥耶夫鵲巢避歲燕壘去愁烏之靈於吉凶也久矣地安人和烏於是乎來巢餘或未足徵也而轂庵之家信將日益於平康矣予素過轂庵得諸目激用識實語於詩後他日當有驗者

尋賢問道卷跋

道原於天具於人見於事載於書其高至於無極太極而其實則見於日用常行之間自世敎衰微行之不察習矣不著雖有挺然者出必讀書必親賢必修身自日用常行而洞窺夫無極太極之妙向之所謂原於天具於人見於事載於書者皆與我無二矣斯所謂豪傑之士也其余出作而入息優游而生死不知誰之為之者多矣能挺然者幾何人哉吳興陳氏年踰半百而好儒之心不替夙夜乾乾以未聞至道師至人為病乃製一

卷題其端曰尋賢問道凡得一善言見一善行悉書其上以示不忘求題辭於余余亦從事於斯者數年來昧昧焉若遊大洋罔知津涯事交物遷日不逮日而致知力行之事違道遠甚雖有賢者其如我何每觀古人未嘗不臨文中熱然余心終未肯自以為棄物也但不喻將來何如耳因其請遂欣然而書且告曰尋賢問道自立誠始

黄華老人王廷筠書畫跋

六書有象形書與畫本一物也然徒偏長於其事而不達於其義則又工史之為耳故先輩凡以書畫得名者無一非文章之士元黄華先生王子端人品甚高號為博雅發於書畫為世所重此卷狀物寫情微寓感激當是變故後所作故書與畫殊為奇崛跌宕益以鮮於困學趙松雪諸名公題識可謂兼妙矣東廣景純梁公賞鑒精詳近者按節海鄉持以見示展誦中因憶古人潑墨成畫縱酒作書觀其形跡若甚躁率然由神鑒素清

意度先定下筆便自有法故能絶俗出塵優入佳品豈非材會其全而時出之者乎知此則知子端之書畫矣景純公務時閒庶幾再過方洲相與一議

顏梅詩文卷跋語

海鹽文獻家惟劉氏為望劉氏所藏圖籍惟顏梅卷最為故物余童時先君晚香府君遣從先師澹軒先生於劉氏家塾時門戸方全盛往來多名達士仲通季俊二翁嘗命諸姪圭章出文宿客無不稱歎此卷以是卷中

文字余皆能默識始末後余與業進士與世亨同官京師夜總燈火時復一談迴懷舊隱世亨卒後數載余守制而還劉氏叔姪存者無幾惟季俊甫尚無恙契濶之餘間以此卷徵予題跋予受而藏諸篋今又十年季俊病革遺寧以詩屬曰公瑞吾宗也尚不及見顔梅卷幸付其子瀚鳴乎物在人非時移事去不獨劉氏存殁向之共觀此卷與列名其間者今皆化去而余亦老臨文傷痛悲不能堪況父兄師友之情豈直如張仲舉之

戚徐子英哉然自泰定至今二百年來海内重大之物多非故常而此卷楮墨究在固雖劉氏世德所致豈亦造物者之於子英既嗇其遇而將永其名耶古稱立徳其次立言君子之於言豈可苟哉瀚其敬守之無忽

王孟端山水畫跋

九龍山人王友石所畫山水一卷横廣四丈崇僅及尺畫法假遠以見近務小以形大高深上下得乘除之妙非特能平遠而已山川林木踈密合宜勢斷脈續人物

幽眇幾不可睬生氣自完雖生紙淡墨皴染淹爛非世工所能到凡山之峯巒嶠岫岡阜陵麓巔陘磝礐嶂嶺壑谷巖洞砠崿鋭而衍欹而峭瞰而懸躍而駐降而陟高卑隱顯迴環曲折坦險奇厲㕒屭而不見其始屈突而不知其中盤旋而不測其際觀者動心駭目睇注不暇而不能究極其所止足以盡山之形氣是不亦神逸矣夫村居田舍山樓野閣屋相望於上下遊者漁者行者居者步者騎者偶相語聚相飲者人相接於水陸獨

不一作佛塔僧人其間古人謂圖畫有關風教其信然耶松江黄翰署卷首為江山萬里圖翰未必深知畫也畫家以應物隨類為六法之一若稱萬里封鎮屢更則川原里道舟車宅舍人物事為皆當隨地以變雖風雲晴晦難以意定而一瀉千里水豈無平衍衝激曲折之殊友石平生遠涉江湖浮黄河踰太行出鴈門歴覽晉代之區胸中丘壑許大豈不解事如此顧其所畫妍滋閑曠水木清華陂塘廬舍映帶左右山登水次物類相

侔其天機呈露當是吳中一筆景耳安在其為萬里圖也鄉友陳君廷用家藏圖畫甚多獨此卷為上品宜寶重之過鑒賞者時一出焉慎勿令俗士妄以浮言易此奇物也

書贈言卷後

贈者有增於人之謂也雖與之而無增於人何以贈為夫通時洽古深於文學舉進士有名聲為美官克舉其任此皆克周趙君所自有而復取以贈君何取於贈也

然卷中作者極一時英乂其人皆識遠鑒精平生少許可者卒稱誦君之材美如一不相厚薄士修於身而見信於朋友延譽於士林者若此則將無往而不見信矣有是哉譽言之足以增乎人也然譽言固足以增人亦足以損人善終譽者聞譽而懼頌其始則思慎終美其名則思勉行賀其成功則思防廢舉不善終譽者聞譽而喜知頌知美知賀而不知求其所未至卒之懼者以進喜者以退一轉移之間而實成敗所係其亦真可畏

哉故聞譽者當知所毀譽人者當有所勸彼書之都俞
詩之美頌皆必有所責成而先言以道之非無取義而
直以稱頌為也克周學已至而猶務於求業已就而親
賢若不及宦成而不怠乎俎豆之事其聞譽則懼不待
有所責成而進於極也昭昭矣請識左方一以贊諸君
子之能贈人一以賀克周之能受人贈

師山先生釣臺題記後記

古人論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夫功名道德

之成若非可惡而當却去之者君子特未嘗先意於此耳顧天下不足以達吾志乃欲隨世以就衆人之所謂功名則寧懷抱退藏自適於巖穴庶幾淑善有傳不至後世無聞而已宋社既屋夏變為夷宇宙非常之變也不幸生於其世而又丁此末季禍亂垂作括囊儉德師山先生豈不能早見而預待之此所以方在强壯輒隱約林野閒講學授徒無復進取之念晚年聘幣辭受蓋亦出其胸中素見況死生忠孝之節邪及世故淪落誑

辱拘縻以不仕爲義則仕必不免以不死爲分則心所不安觀其與諸生書自以三仁爲比則其處死之審固不待擬議而成也夫出處不可以羣謀當斷於衷生死不可以勇決當合於正先生直以道德爲出處死生之主的其餘一無所先意然其功在綱常名在史冊不達於當時而達於萬世眞所謂自然之成著也岑山靈山釣磯釣石遂當與首陽崖谷並秀於寰中而忠宣所題亦可望餘光於延陵季子之銘焉彼箕山富春茫茫高

遠廉貪立懦則可於聖賢中正之教何如焉

李唐畫卷跋

嘉興通判易公所藏李唐畫卷山水疏廓樹石淹爛峯巒徑路林橋野屋翁鬱蒼茫得沿洄起伏近遠之勢其間人物境界景色耕樵漁叟鳧鷺汀沙上下相映展玩間欲使人忘其為畫但筆意甚遠而楮墨不周恐有斷裂不完非全稿也予嘗見唐畫淺色山水皴法有抹迹而皴紋用筆甚老簡人物却甚精到對面欲語高宗嘗

稱其可比李思訓此則化小斧劈為皴泉木皆相等惟水溪側筆如飛白狀殊不俗也豈自古名家固多變筆而不變法即珍重珍重

法帖跋

右涪翁晦翁二帖皆真跡無疑筆意混圓如經鐫刻錐沙屋漏殆可比也考亭先生嘗謂蔡忠襄以前尚有典刑米元章黄魯直以下便自不同因其所取知其所自取則二帖可定矣

拜石圖跋

芾老氣度本自出塵絕俗況文藝清深識鑒精遠見諸政事亦復不凡拜石之事疑亦嫉邪憤世有所激發以托其放逸至今相傳以芾為顛況當時而不為人彈擊乎使芾誠顛也比後世之不顛者朝之曲折於恒人之前以求利達者何如

陳散翁遺像跋

陳散翁名善居海鹽城西市中一室蕭然僅蔽風雨未

嘗自愠平生善歌唱博記傳奇每燈宵月夕與二三逸老聯袂踏歌闤闠間往返不輟如履無人之境聲韻清遠節調安平一時子弟皆傾慕為不及至有富貴家或招致不以禮雖終日夕不肯一舉此吾少長所目激海濱斥鹵之地茫茫塵沙詭隨滿眼求如散翁者真亦難得其卒年八十不喪厥守子宗慶至今守故廬不為非義孔子曰得見有恒斯可矣陳散翁其庶幾乎

冰蘖稿跋

古人謂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又謂詩必窮而後工信哉氣滿志得者雖有所著多不能勝寒微之士彼交於物也深則其達於天也必淺理趣之妙固非貪榮樂富者所能與也冰蘗老人故家才子挾重貲行江湖間嘗出粟濟人迴非寒苦士而號冰蘗殊為可訝及觀其詞章清絶工致不類夷等豈其志與事未嘗相混耶夫雨暘燠風惟寒難為物寒之成冰寒亦甚矣辛甘酸鹹惟苦難為食蘗非柔滑之味必待咀嚼粗糲苦莫過者

於此而能備嘗之比諸卧雪嘗膽者且遠充是心則天下豈復有難處之事哉況以潤下之性而遇寒反剛本作甘之物而一苦不變善取物者亦將觀象比德不徒資其清苦而已冰蘗翁妙達天趣以二物自表雖用之宿寒除熱當變調和劑之任將無不可而況聲氣之發豈有不工出於人哉詩所以言志志向之所在言固隨之矣豈皆窮而後工哉

趙鼐江山萬里圖跋

宋趙𫎱所畫江山萬里圖經營布置雖出一筆其間煙雲風雨晴陰旦暮隨地不同真得萬里之景奇作也況畫家惟風水最難風猶可假徽附見水以平遠委順之體乃欲具見沿洄遡滀激盪起伏急緩之情狀以盡天下之變若此筆墨餘流非固精專妙絶不能也豈𫎱世居京口朝夕所習見故其發諸毫素獨得其真耶曲江老人所題有晨唱暮投初陽斥月且言不可得而悉諸形容真此圖之發明也跋謂今歸展武某家不遇達人

遂毁其姓氏而今已為金氏家物亦可謂徙不出鄉矣披閲之頃為之悵然

嘉興錢氏一節二貞詩文卷跋

錢子順二妹守貞以死事若凶矣然能全身保家刑于閨閣吉莫大焉妻俞氏夫亡業貧姑老子幼其節良苦卒之克繼前休何甘如之凶苦的切於其身而甘吉之遇適足為後人勸是女婦一身之不幸實天下後世之大幸也舉天下後世之幸而盡出於錢氏之門其道豈

無繇也善慶之原禮義之教必有以相恊之者有為之詩有為之傳焉往而不得風教哉

解縉紳字帖跋

此解縉紳所書文皇帝勑命筆意圓熟渾化非一時人所及縉紳詩文豪越不守繩墨而於字書常謹循不苟故其書特優况此帖文綸綍所關尊重真可寶也本朝制勑皆真楷此必拜章後謄本

歐文忠公墨蹟跋

古人謂心畫形而君子小人見歐文忠梅聖俞帖見公久要不忘富鄭公書草清明日帖八月晦日帖見公文際之間謙謹樂善不特字書可重也當時名碩如周益公以上論著甚詳其所以重文忠而加之意者豈真在點畫結搆之美哉原德幸卒慎好之毋為甚焉之好所移奪可也

董原德所藏宋元墨蹟跋

卷中蔡襄之簡于湖老人所臨張伯雨所題皆非區區

所能達原德其善藏之以待巨目者鑒定

趙文敏公書跋

文敏公手書一二通雖一時酬應而通達事意具有倫序其言稍涉所注則輒筆更行一語不茍可為後學楷式非特其字書可重也揚子雲謂通千里之忟忟者莫如書古人因一書而關身事者蓋有之矣書可以忽心處哉張文潛得書無月日輒棄不省令人奉尊長書乃有草率不精者非文潛之罪人乎都閫陳公彥章出此

卷將寄仲子紀於京曰願靖之有以達吾意嗟夫予雖老不及事尚知只此是學況聰明方進如紀者豈不知所重哉

劉廷器所藏書簡跋

此卷余姻契劉公廷器所藏徐貞襄公及平江恭靖侯陳公書簡以歲月計今四十年矣楮墨如新封題具在廷器平生周慎篤厚事無可舉此亦可見也貞襄當正統間位望方隆盛無施不可遺子壻書乃復教戒精詳

恩禮委曲待均戚如待尊行言稱惟謹恭襄以世爵勲臣疑若睥睨衆物者觀其語及親故勤切懇到以古道奬勸之已甚雖廷器門地立身足以致是而二公之待人舉事每若此豈不難能哉余聞廷器先府君都閫擴略英能最名有家法初貞襄擇壻於恭靖恭靖因以廷器應之力主其事今貞襄得佳壻都閫得賢婦而恭靖亦得知人成美之名此卷將不有所關係哉廷器閫出示余因識末簡以遺其子舉舉於外祖父母之所付授

當自愼守第念余於舉亦有舅甥之親凡余所欲告舉而舉所以順成於親而以成其身者皆不過二公書中語古人謂伐柯之則不遠余雖未及貞襄舉當以賢父為法

篆書卷跋

正篆廓落圓美得二李筆灋欵識文交畫填墨處類僕鉤筆鋒稜刓委曬在鐘鼎古器中見之但體制不類恐非一國書或出戴衕六書故要之皆不易得非近世任

意盤屈取姿媚者所能到昔人謂正篆不宜為人寫詞曲歸去來盤谷序晉唐第一文章自可無害餘非所能喻也

錢舜舉畫跋

雪翁着色最精遠過前輩晴牕披閱光彩欲浮久益鮮潤此幅形似傳染略異不知是其得意時否説者謂范寬畫老不及少郭熙少不及老此圖將無同耶

宋徽宗詩畫跋

徽宗優於翰墨其所畫多山林物致與此卷類詩亦殊有荒閑衰謝之思豈心畫所形遂成詩畫讖哉人君一日萬幾而能游心文藝過於聲色淫巧遠矣第不如明良之歌山龍之繪為更重大耳此所以為元主所誚也

終慕詩後語

人子於父母無不愛無不愛則其歿也當無不思喪塟未周祥禫甫及風雨霜露之感其孰無之宗廟祭祀思其笑語嗜欲如見如聞知孝者固亦同有是心也及歲

月逾邁草宿木拱妻子之念篤門戶之務殷雖君子或始不汲汲於亡人矣況滔滔者乎此永思終慕所以為難也然思有久近有小大近而小者不可謂之善思遠而大者然後為善思焉是故父母之於子非徒望其能饋食哀麻不忘已德而已自少至長所以生養教導拳拳不已於懷者望其為忠臣為孝子為令德盛名為惇裕昌大之族終其生心不肯一日遺也不幸而不及見子之哀思將不當有甚焉者乎忠所未踰也不敢為欺

罔好惡孝所未能也不敢為悖逆違犯令德盛名所未舉也不敢為敗身辱先之事和而夫婦友而兄弟教而子孫以達於族人庶幾惇裕昌大之望是心也終其生當無一息弛夫然後可謂之思慕豈直喪葬祭祀之感哉里人吳君世輝蚤喪母氏哀慕無已士大夫多作慕堂詩美之余聞思不如習祭不如養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世輝老父在堂康寧無恙當以思慕之念事之惟生事盡力然後可稱死事盡思也世輝恒當以余言為警策

徐時用所藏書問卷跋

時用於先公貞襄公所交詞翰無片紙不收輯此卷其一也於是猶爾而況訓典之重者公去世已久遺物如新晉無恤無以尚矣柳宗元碑陰之刻烏足論哉

李在張果老圖為埸許璋跋

李在簡筆人物絶出時輩余嘗見朱協律所藏戲蟾圖作道者持桃向蟾蟾方進退道者精神氣色手足筋骨盡注於蟾如畫史所記鍾馗擘鬼像此圖騎驢渡水驢

方急騾辟易而乘者乃閒逸玩肆人物不相得異於常見者余聞神僊家李云果老剪紙為驢又有騎騾乘鯉之說此圖人騎已在波浪之間而足迹不濡在之意實倣神仙放蕩狀不可以常畫例也古詩有云高愛三峯插太虛回頭仰望倒騎驢在將亦有此興歟顧其筆力蒼古斷非常工所及也

左時翊各體書跋

篆隸真行草書原義雖同文體互變周秦以後諸名家

亦不過各擅其長未有能總萃之者今於時翊見之將所謂周於才德而發諸翰墨者亦不器耶

方洲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方洲集卷二十一

明 張寧 撰

跋

觀潮圖跋

四海惟浙江潮最險雖勇悍强厲如秦始皇帝猶畏從狹中渡宋自慶歴以来杭海屢溢嘉定中潮衝鹽官平野二十餘里外論皆以畿甸切近為憂當時每遇潮盛

之候傾宫出觀顧反以為太平樂事獨不思建炎之初
苗傅劉彦正因觀潮起釁幾危宗社而復甘心於此嗟
夫晏安酖毒雖利害切身一不暇自為謀况有興復遠
大之計哉張思廉與二楊所題皆載本集謂李嵩之畫
嵩本錢塘人歷光寧理三朝畫院待詔出於目激丹青
藻繪宜有浮於世景者今所畫略無内家人物儀衛供
帳與吳俗文身戲水之流惟空垣虚榭煙樹淒迷平波
遠山上下與帆檣相映而已披閲中欲使人心目遲回

有感慨弔惜之懷無追攀壯浪之想嵩高意匠經營情留象外豈亦逆見將來預存後監耶杜子美詩曰江頭宫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緑殆為此圖題詠也

趙松雪書洛神賦跋

柳誠懸謂洛神賦合有數本今所見惟十三行虞邵庵嘗跋松雪翁所臨洛神賦首引柳記且云昔在翰林見公出此賦真跡九行又十三行别得之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邵庵居翰林在延祐間此卷

乃大德辛丑所書相去十餘年適與後十餘年之語互應可訝也然自唐以來臨搨相似嘗見松雪模蘭亭叙雖結字絶小而行款疏數點畫形象無一不與禊帖準此帖雖出入王氏法中而意態分布自成格致可辯也况誠懸所稱十三行自嬉至飛與此卷多寡不合縱令即合則十三行之外出於松雪者固不少矣據此則此卷當為公平生已成家之書不煩復以臨搨論也獨不知邵庵於公所見九行真蹟即是誠懸所云者否豈所

謂數本之中固有晩出而松雪翁之變合行草書亦不止一二作而已耶海虞令唐公敬申博洽多才得此而珍重焉亦必有定見者爾

楊叔𤩴雙龍圖䟦

龍神物也古者豢擾之談旣出於不經畫史所紀雌雄幻變三停九似亦不過揣摩臆度皆無所考閲故觀畫者惟龍不可以形似論高下此圖揮毫落墨與世不倫超然别有一種意妙眞佳品也然龍之為物惟無貪欲

故無制於人而能神畫者置珠兩龍間而為之爭奪闘攘之態此果何所聞見耶若欲假此而自發其巧則世之畫龍誠不可以形似求矣

植蘭詩卷後語

鄉丈者裘君克明植蘭於所居之堂余少時與君子賢為同業每登其堂時雨新霽叢花發榮清香秀色照襲庭所吟嘯竟日坐而忘疲此花自古名物又海地所乏絶知者未必能見見者未必知愛君既修潔好文而又

樂此是以一時奇崛之士競為詠歌聯芳比德於賢父子君益留心滋植歲久寖盛所得詩文日以衆多因積而成卷求余題詞余自領舉叨仕後屈指今十五年矣茲以憂喪還家非尋幽覓勝之時不知向所植者於今何如然君每臨問余於廬舍見其言論多務清淨玄默出塵標致視昔迥異所謂言臭如蘭子賢雖不作而其介子若孫皆彬彬典雅問學不衰所謂生於庭下者也欲知其終觀其始欲知其身觀其後前所謂清香秀

色將不必専求於庭戺之間詩人之聯芳比徳者信有徵矣

贈監察御史祥符岳公秉巽輓詩後語

哀愛情也情出於性人性同善故仁義之美道之於人無弗愛者仁義之人或不得其常無弗哀者至愛之中必有不齊不得其為願而哀生焉是不獨為其所厚凡善相同者舉如是也請老歸閑見者至相下泣義利之辨聞之亦有泣下者此何預於其人理形義白激於人

心之所同不能不為之動容變色耳故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祥符岳公今湖州守文璣之父死二十餘年矣能以遺教貴其子而卒以顯名蓋棺事定則公之美誠足以當衆愛然縉紳士夫未必皆其所親東西南北之人未必皆其里社何榮其業歎其賢追思攀慕形諸聲詩者若出一口此可以見人心同然而情之所發者正獨意公生世六十年餘抱道歸全光前裕後生死肉骨之榮無與為比而言者猶將惜其壽之未登養之未遂貴

之不克及於其生而為之含哀攬涕此豈余所謂至愛不齊不得其所為願而更哀之者哉況世有歡醉而輒悲啼大笑而反出涕者孰謂詩人於公死生間喜好之極而不相尋於悲戚也耶

蒲庵詩稿跋

沈履德所藏蒲庵手書詩稿二帙多應世之作脫去空寂章然作者之用心當是業儒而隱於釋者隱於釋將以求無聞而竟聞之其迹愈奇名愈顯此稿固其所也

此蒲庵之所以終其生也

學詩齋卷跋

孔子謂伯魚不學詩無以言所謂學與言通達志意體切事理而自有以善於言非欲誦習其文以資辯說也自觀興羣怨之教衰而三百篇勸戒大義盡湮於聲律文詞之末雖盛唐諸家亦不出此但視漢魏以降稍能和平雅澹庶幾溫柔敦厚之遺意猶有存者耳先輩謂刪後無詩蓋自有見或者遂洞視近古至謂宋儒之詩

為無物幾欲一掃而空焉者棄本逐末獘一至此夫文章固各有體聲韻亦自不同然未有外理趣舍經典而可以言詩者詩有清新者亦有優逸者有沈着者有痛快流麗者有豪宏放蕩不可拘者有摸擬想像捕風捉影奇怪百變者有淺薄掇拾隨口滑稽不經蹈履者徧長彼善自昔有之使不切理達情不根藝實則淫哇巧豔荒唐汗漫之言過耳輒了無復遺意於宋詩也遠甚況三百篇乎故善詩者必有定志高識周知博覽本始

於聖賢之言師意變文涵融渾化寓理趣於聲律之内託著述於比興之餘如八音協樂五味和羹充然有成不見其迹斯能兼總百家超絶羣作古之人有如此者杜子美是也余嘗記前輩有恕齋詩一聯云庭前生意留芳草林下歸心放白鷴道德經典之文於詩何礙而薄之至此是故欲學詩非有得於學問之力雖近古疏節猶不可及況六義大要哉余適與人論詩其言以金鍼集所載大病宋作語方往復適武林劉生景清以學

詩卷求題因舉切要為生告且以質諸尊君竹東侯生他日過我徐與之極論

翠筠詩文冊跋

竹之見取於人大略有四比德者取其虛心直節歲寒不凋論材者取其能備八音達於民用樂情致者取其幽閒靜密脫絕芳華尚文采者取其秀色繁陰可以吟弄風月然物各有理取物者當以類余頗聞道家以清靜玄默為教斂其文采薄其情致收其材用而歸約于

德以至乎其至斯為善取於竹翠筠主人欣然以是冊求題因書末簡

顧定之畫竹卷跋

趙松雪寫竹九疊法後世惟九龍山人得之息齋而下弗論此幅顧定之所寫揮毫用墨澹潤老爛今百餘年相對如兩𦡀凝睇之時雖孟端恐未易與卷首蒼雪軒古篆鄱陽周伯琦筆惟陳登可庶幾餘不足比可謂具美矣

餘留小傳跋語

大卿夏先生文章政事優入古域非時士所及余盖學之未能也王士英題詞盛稱公文章而歸重於經國救時莊孔暘小傳備載公政事而歸本於孝友然則文章政事皆有蘊發之地論其純雜偏正固當以德耶古言太上立德次立功雖有等差實同原異致耳非各為務也先生淵懿之學見於稱載者如此庶幾將達其全此衆人所以學而未能有及也君子之於天下德其尚已

乎

夏撫軍房大年眉王驄馬圖跋

畫馬貴乎停分向背毛肉氣韻精神骨法各極其精為善品而骨法尤重昔晉武帝得周穆王八駿圖腐敗昏潰而骨法究在不失其真是骨法妙解處所謂天機流動蓋有出於粉墨之外者此圖規格既佳而傳染亦善人馬拱駐意象相符如有所向其對御立仗時也前輩云一筆畫大年其近之夏侯得此可謂奇絕矣珍重珍

重

跋夢遊僊詩畫

古清修之士與世不偶將隱約自處或因以寓激勸於人則必托意高遠寄跡荒閒其有無去來若將不可測雖曠古隔世因其茫然而求其確然者則其人之懷抱可得也履德夢仙之詩與明德所作之圖不無有類乎此歟不然何履德之語自謂虚無明德之畫不具形迹二君之確然者余固知之而茫然者尚可問也姑識之

李建中書跋

彥章都閫所藏法書甚富晚出李西臺書尤可珍重首跋謂其筆跡雖若凝滯少變化自然有一種蕭散氣象真名言也當為卷中第一評

鄭氏家範跋

浦江鄭氏自宋至今族望天下而門户不衰者皆是編維持之力也海寧鄉丈者董公如魯與其子謙慕其名義為之翻刻以傳即其所好尚可以知如魯父子之存

心行事矣雖然有鄭氏之法而無鄭氏之心雖得其書無益也古人謂徒法不行如魯願益勉之以志乎其所至

張即之大字跋

即之作大字如寫小楷而筆意兼行轉折作止之懸如老生作禮雖骨格强硬而意度調熟見之者自當歎重此卷三字尤為卓絶非常所見

楊維高憲副喜雨卷跋

雨暘燠寒風皆欲備敘而後民生遂雨暘先之雨甚則水多暘甚則火盛水雖備物猶有生者火熾而亡制則無類矣所以自昔憂旱者常十九憂澇者常十一今典故郡縣雨澤必時聞而暘燠寒風非異不舉雨之於民休咎大矣故太平之歲旬而一雨亟作亟止沾足優渥歲功於是乎有成此憲副楊公凡遇雨雖在煩勞不堪時輒志以為喜一以重民事非無從也然余聞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一雨也於衆喜之中已有憂不及事者

喜怒哀樂之發於政爲人上者可不省慮哉公非一命之士燮調和劑皆其分內公能忘己而爲民以喜必能委己而爲民以憂矣

倉頡圖題語

伏羲畫八卦造書契至黄帝史倉頡更定古文以啓六書之原非結繩之治至頡書代也淮南子記作書時天粟晝零鬼妖夜哭或作龍潛鬼哭皆怪誕可疑又頡時衣冠創設禮宜從制今圖紀皆蓬跣四目身被草卉豈

其生近人首蛇身之世異禀野俗猶或有在耶大抵事
不具於六籍言不經於仲尼雖方策亦不足徵况淮南
書出於附會叢雜本以多聞廣異為工者哉獨其字書
於今可見者疑許氏十五篇是也自制作有定凡天地
之文古今之事人物之宜天下之治亂風俗之盛衰莫
不關繫挽而上之可以緒系丘索推而下之可以檃括
百代得其傳者周有史籀秦有李斯漢有蔡邕唐有李
陽冰斯皆神契妙解入室升堂而近世周伯琦陳思孝諸

君子亦皆循蹈軌範庶幾成名回視晉唐以來真行草書非不研精筆墨超越鉛槧至論其源流體義求無悖於正書者茲亦鮮矣昔人謂大篆為倉頡之嗣小篆之祖又謂自隸以下吾不欲觀誠知言也夫所貴於文字者以其能載道宣化克濟斯民而已宣化莫重於教命載道莫先於經典經降而有史史散而有子集集流為百家異說佛老之書邪正混淆神人瀆擾也久矣教舉為試藝試藝分為吏牘吏牘濫為胥徒輿阜朱墨批攝

之私具其棄本殉末媒祿網利民之煩於文也亦久矣文勝之弊決於明幽魯聖人已有欲從先進之語況今日乎是則鬼哭粟零雖曰必無而言者之托戒可謂明且遠矣此豈創物者之過哉述焉而枉於用者之罪也姨甥衛使劉時泰武而達文孜學不倦間持此圖求題因書其額

陸參政北征倡和詩跋

詩言志志正則其言也必精志同則其言也必協志同

而正言協而精必若人焉措諸天下事無不濟況軍紀一行哉詩固人才政化所關非但句律之間此張陸二公所以成遠大也讀之豈勝雋永

刻紫陽庵遊覽詩文跋

范棲雲編集此集餘數年不能入刻棲雲歿其徒馮粟庵攜還海鹽故邑邑陰陽訓術朱君文濟慨然力任其事校定財用勞費兩盡不幾何時此集遂有永托自是付授得人流布日遠則文濟之敏於義粟庵之勤於師

樓雲之篤於文物皆當與鰲峰瑞石竝久於霥中矣古太史氏掌陰陽占候兼圖籍若紀文濟明達好古里社中之美器是舉也不愧於其職業有志者事竟成充其所向雖司馬遷之作可幾矣

高尚達與夏世芳書讚跋

古人謂學古入官修治皆一道後世體用不倫人將貪肆怠忽晦庵先生指其切要以勵仕者若推其蘊極清近無欲慎近主敬勤近無間無欲無間而敬以成其始

終是豈可以為當官者之法哉此固尚達都憲世芳之所以有得於行藏進止之間者也但其初作書讚時樂聞世芳之賢故懇懇加勉若謂其有所未教不發恐非其初立言之本意也

李員嶠士弘臨七帖跋

臨古人書往往得其形似鮮或造妙此帖風度逼真信如錢曲江評品而大德丙午下欵識字却少異於前毋怪歐虞褚柳臨榻舉相似及其成家各與褉帖不同也

方洲生張寧觀此談於景陽藥室因題於後

夏圭畫卷跋

畫家長幅難於深遠褊幅難於深高此卷上下互見前後相照高低遠近深淺小大隱顯紆直夷險靜躁各得其宜類不失一而意趣之妙能使觀者神遊真所謂奇作予平生僅見二卷一近為海鹽某家物一故在溫州致仕都閫陳彥章所意景皆不如此卷而筆墨似尤老爛但少觀老憶不復親切汝輝尚珍藏之

吳汝輝畫册後跋

汝輝所藏畫册有宋徽高二廟御筆書畫餘皆當時名筆山水樹石樓閣人物花果羽毛鱗介無不各臻妙品昔人謂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樓閣此畫者之難易又謂觀山水非精深不能知花木禽鳥一覽可盡此觀者之難易予謂二者皆當先理趣而後形似而後傳染則難易兩忘而後定論然則觀此册者固當以山水為

上

畫冊跋

冊中有宋徽廟御筆書畫其餘人物山水花石羽毛鱗介皆前人名筆隨類出奇無不精絶汝輝裝績什襲題其首曰吾家故物予於是見汝輝於先世所遺慎重不玩推是心以上遺益切則慎益周物益大則重益至其守身保家教子睦族當必皆有道矣昔東坡先生為王晉卿記寶繪堂無一言及繪家事而惟戒其勿留意取敗美其能被服禮義詩書而已晉卿本以寶繪立名言

猶若此況以立於世澤者予可汎論而不德視此冊哉

汝輝幸卒自勉

山谷書跋

東坡嘗言山谷學予書今觀此卷實類蘇筆而勁逸不侔細究二公原法皆自顔魯公行書中來觀祭從子季明文乞米諸帖可見豈山谷初學坡其後乃歸極魯公是以神氣相得而形動小異耶

山谷小帖跋

此詩此字此人與所贈和可謂三絶者又皆一世冠冕文林竒寳不能多得汝輝萬自珍重

宋景濂跋張孟兼玉兎泉銘并熊參軍鼎劉職方崧周虞部子諒次子璲聯句孟兼家詩跋

玉兎泉序銘體義明正聯句如石鼎諸作真書如宋仲温尾跋如章草作述者皆國初名公固自可重至論其要切則君臣父子朋友長幼之道皆具焉此文章所以有益於世宜不傳也詞翰云乎哉

宋書冊跋

冊中有宋飛白御書石刻及名公簡帖日月重光照映奎壁深足瞻仰文章與世運相關一字書也元不能宋宋不能唐唐不能晉其閒能超越倫類追蹤古人通變成家者斯所謂閒特之才代不多見此冊蓋得之矣

陳廷采水竹卷跋

水竹居記序皆作於至正二十四年則元末也記言六十年前猶有故老能言水竹院落之勝且及孝廟金字

御書則故宋時也因兵革擾杭而佳境莽廢事千本朝
鄭元祐何得都不省顧直言感今悲昔意無窮盡推其
隱曲必有深慮獨見大惜天下重器失於其御故因小
寓大而形諸言非特為風景也自入聖朝今百有餘年
非特東南山水發祥獻瑞而普天率土衣冠禮樂彝倫
風化盡復中華之舊使元祐尚在則向記中之悲感將
轉為頌中之欣戴而可嗣書於此卷矣第念卷中作者
自元祐下如楊孟載楊鐵崖錢曲江諸公皆繼述無聞

而充溪水竹之居乃遷止錢塘西溪密切故院落之地此記殆爲之先兆也清虚處士從孫廷采以遺卷求題因書數語復之

錢舜舉石勒聽誦圖跋

徐君子久以錢舜舉所畫石勒聽誦圖求題圖中冠服規模得當時體制傳染筆法皆出新意不㑭常作可佳也勒本羯種非中華族類乃能好文考古以矯飾國事致有成功晉室君臣顧相崇尚虚無廢經敗度風流版

湯卒殄膏澤以底於亡孔子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蓋傷之也雪翁作此其將以為勸乎抑將以為戒乎

瑞蕉卷跋

余都紀碧淵以瑞蕉卷求書瑞蕉事始已具載前元諸老題識無事稱及獨念神仙奇迹漫遍宇內不特玄妙觀中類皆一往不屬茫昧不可復見而蕉池之瑞猶若欣榮衍茂宛在目前者托此卷之存也盛矣儒文之於

世隱可以顯闇可以彰近可以遠斯須之事可以千古此簡冊之功於是乎足重苟所遇非人則亦無所取資其亡可立待碧㵎乃能嗣守前遺什襲尊閣不啻如方外所謂丹符秘籙崇愛之已甚則其過於時倫也遠矣嗜好之際可以觀人碧㵎豈特玄虛之士哉

會稽陳尹所藏五馬圖跋

文敏公自謂畫馬能盡物性此圖五馬行立形氣與控馭者各有異度知畫者必能鑒定也

宋徽宗鵪鶉圖跋

徽宗繪事精到此圖雖無御印可徵亦自使人珍重昔周公謂武王不能多材多藝徽宗留心材藝如此豈誤講金縢哉

仲彦暉所藏張即之書老栢行

温夫特善大書扁額字如作小楷不煩布置而清勁絶人余屢見所書楞嚴道德經雖甚纖小皆得筆興此卷老栢行規格絶類但此卷中策掠進止轉指閒殊不自

遂豈溫夫書時因筆墨未愜自加補緝哉彥暉善書者必有定見矣

謝方順所藏趙文敏書洛神賦

予向為海虞令唐禮用和題松雪洛神賦乃是大德辛丑所書此卷書於皇慶元年前後相去十餘載筆法當益老妙嘗記虞道園言在翰林時見松雪所臨洛神賦豈公初精於臨搨而成家後頗自放筆耶然其圓勁純熟雖紫芝之不能到況餘人哉

畫蕉跋

王荆公謂表忠觀碑為漢諸侯王年表予謂此畫如張長史濡法草書其是與否可互論也著惜多著色誤不用飛白石耳

王瑞之畫跋

王瑞之號友竹居無著植常懸夏仲昭畫本於齋壁日示親密其姻契費宗裕因以家藏戴文進王牧之松梅二幅見贈曰為親家翁結歲寒勝會夫天下古今志同

義洽之士常患不能相偶即如生植可移猶慮榮瘁不等安能如此畫旦夕聚會一堂真足以取則益志於不言之外可重也況三畫皆名筆瑞之宗裕皆名士一取一與無所嘶惜是亦足以覜朋友之德也於物也何足題

題誠一道人遺書

嗚呼此誠一先生之所自著手書以遺其子世清者也雖其詞語未盡純正而意實高古要皆自其胸中流出

無所滯礙見明識遠不為外物牽制故能發於言也如此視世之巧言善辯足人聽聞而中之所存大異者惡足與語先生哉余幼從先生啓蒙學為對偶親執杖屨見先生家居甚簡薄處之裕如婦子晏然每旦焚香雅坐以待諸生授受畢吟咏不輟所就日數十章客至與之討論高拱朗誦旁若無人言議侃侃不與俗合充然自有所得閉門卻掃暇日一嘗往還於先人墓地絕口不絓榮辱事初若不經世故者余時罔能知先生之為

高但所見者如此爾及稍長頗預人事叨職京師多遊從仕宦間人之進退得失皆不能不以之興懷然後迴思先生如夢斯覺歷千百人真無一能似先生之脫然若遺者使當時在高位能溥其施則守身立政豈直薄尉之能而已哉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在先生誠可謂一鄉之達人也讀禮之餘閒與世清道舊故因出此卷俾為題辭感念今昔為之攬涕而書其後云

題汀州通判謝君行樂圖

車馬夾羅旌旄擁翳顧眄生色騁懷極娱此君之時也非政也男耕女織山樵水漁使君在野而民自如此君之政也非心也進則能行退則能樂流行坎止夷險克若此則君之心而政之所由善也其存也則民安其去也則民思此非聲容物象乗於時者之所能也夫處已治人苟得其道是亦可稱矣彼時之於人忽往而忽來猶之造物之芻狗也何足論哉

題陳所翁畫龍圖為伍公矩

龍不制於人能高深巨細變化不測所謂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者人未嘗得締視狎玩而能盡察其形似彼三停九似之説亦畫家鑿空無所閲賞故畫者與評之者自古皆無餘論要須妙生象外冥合其神别有一種氣韻乃稱佳致至於傳染點綴之工固其餘也自非人品高邁質次出羣者不能此幅筆墨老爛勢狀殊絶懸晴合口得畫家之長煙雲蓊欝中多灑墨點真見公儲老所潑墨噀水脱巾大叫時信手塗抹老狂態與予平

生所見贋本相去萬萬聞公晚年筆力簡易精妙可並董羽不知此作是其得意者否平生詩文豪壯為太學生已有名聲及守莆田為賈秋壑招致醉輒狎之人品胷次果何如者而世之學繪事者乃欲以板刻之手效之斯亦難矣此幅流傳人間今為吾友武岡守伍君公矩所得未為不遭也公矩幸寶重之以俟具眼鑒定

題錬雪齋詩文册

陸羽茶經所載原法具備其品第烹瀹節候有似神仙

家鍛鍊之法至所辨用水必地之幽曠乳石漫流遠隔渟浸者是尚與陶穀烹雪意類雪本和氣嚴凝不由地力究有真味迨醫所謂上池之水於茶絕宜合羽法與穀事而風致益高此鍊雪名齋之本意也冊中作者皆鉤深道遠脫略故常有雕炙之論甚哉鄉先輩之奇於文也因竊歎漢唐之時文猶爾雅公府而下士大夫居室妄自標榜者絕少為之文者亦惟紀敘其實而華之以論議耳不專以名言相夸也蹤宋及元人不古若凡

里居林屋山園池館甚者置一器物繪一樹石皆巧有名稱以相矜侈為之文者一切依題竝號固已淺近況有立異以為說鑿空以為高狥俗以為好爭奇競妍擬非其倫以相遷就其上者不過莊惠之流而下焉者益茂如也於紀載之實何有噫淳朴既散巧偽日滋民之居處飲食亦不能不眩於名實況文與行哉此冊有圖有記有說有題詠皆為崇德陸景宣作為海昌沈景暉所得噫距洪武至于今僅百年跡其詞翰又非今日可

及矣顧瞻遺文益憎浩歎也

題張復陽畫册

南山道人所畫始於學而終於悟灑墨著筆便自過人絕不蹈襲前輩規格世之從繪事者至不能窺其起輟之迹余平生最愛重之但惜其每畫輒立標題為未善耳然亦無害其為畫也此册為秀水令莊瑩中所作比之常所見者猶為卓異世之人多貴耳而賤目捨近而好遠使遺諸數百年後聲價豈在吳盛諸鄉人後哉

二異卷題詞

胡景容以二異詩文卷爲嘉興陳景昭求題卷中作者項司馬姚公綬趙時望諸公與景昭爲同里與之言必有以信其孝孝之足信使無他異亦大過人況適有異哉凡事物夢符數會世常有之景昭因養得魚因祭得鴈拳拳敬信至老不衰是重於其親也子之於親生視其所不怠没視其所不忘吾因其所不怠見其所不怠是可書矣況人倫激勸之事雖稱述少過義亦何病哉

題鼷鼠圖

爾雅所載有鼷鼠郭璞注曰狀如鼠大蒼色居樹木中然則今之松鼠其鼷之類也土人熟其居處機得之鬻於市市富人見之澤其毛尾意可畜而馴用厚致之家韜以篋匭飼以芋栗房闥窒孔悉寘其間反為之防貍害焉然終不能無畏於人而忘其故態久則逸矣余方有感於是適友人王宗勲以羣鼠圖屬予辭覩其齩齧睥睨輕舉善遊慓疾如生圖之狀足以窮鼠之變使

富人者早從而見之則固知其弗能馴矣昔魯哀公時鳥止於東門公乃御而觴之於廟祀以牢膳奏以樂舞鳥迺始悲憂眩視不食而死是知非其有而與之則物有不安者矣彼以苟得無畏為可以閉其真迹而終身也哉請因著之以為觀物者之戒

題舉業日課簿

格式之文甚易也而有不易者存焉顧為之者何如耳豎子甘睡當午或促之飲食則喑嗚不應曳其身則攘

臂怒扣牀大呼則矍然起蹙頞閉目舉匕若挾太山視飲食若烏喙鴆毒不能下咽促已者若仇讐反首覘枕籍若將窮日而後已夫飲之食之非難事也而甘睡者則然無他束於氣也故有曰先覺矣今日為科舉者其易不易何以異此子輩承父兄教養接武衣冠不可不知今日之所從事尚夙興夜寐勤精不怠以至爾所當止之地有趨之者毋暗嗚毋攘臂毋矍然蹙頞閉目毋睨所業若挾太山烏喙鴆毒毋睨趨者若仇讐而一反

首焉則他日發策決科在子輩爲無厚入有閒矣要者其以志帥氣乎書曰惟斆學半揚子雲曰一閧之市必立之平幸相與勉之其維有終

題瀟湘八景圖

瀟湘八景惟山市晴嵐晝見餘七景皆暹夕之時余少年嘗於博溪姜文進宅見松雪翁畫本經營境色平遠幽雅慘澹有無意生象外而山林人物特寄毫芒於荒閒寥廓之閒耳此畫品中之最幽致也溥官驅馳文進

與畫皆化去不得再見冥思遐想顧嘗及之成化甲午鄉友陳君以家藏八景圖求叙展卷凝眸雖非向時所見然心領意解彷彿舊游無恙而江山尚可以復識也嗟哉惜黄筌常作此圖宋徽宗好畫每令張戩乘舟入湘戩繪八景圖成而未及上不知筌戩所畫與今圖亦略相似否語曰千聞不如一見即使彼為神品亦安能如此圖之在吾目也君慎藏之遇能賦者然後出焉

題周僉憲可大都亭送别詩文冊

余讀此卷而知可大之為天下士也古之人其接人也寛以和而望人也輕以約獨於文章公器不少假借茍非其人雖有十萬之貲不肯書其名亦有求序踰十年竟不致一字雖白雲許氏門人猶不能為其師得銘於虞文靖公況其他乎此冊有序有詩有題識累什聯篇皆當世名筆言意相侔詞翰俱到其所以稱美期望於可大者舂容洋溢惟恐不至此豈為士者之疏節而可以幸得乎哉嗟乎海内文章盡在是矣顧君本諸身而

達諸事信有如作者所言哉但盛名難副可大尚愼成之寧托交亦預有榮也

題甯大叅李僉憲東巡倡和詩

士必有識而後有量識量不踰於人雖才不足以濟難淝水澶淵之際國步多虞人情未測謝安寇凖方以優逰自居若有餘地此非得於識量之高安所為計蓋苻堅出於妄動有必敗之理契丹實欲要和有必退之勢二公灼見其幾固已決勝決策於先而圍棊飲博特以

示閑雅於機軸之外以定衆志耳古人謂主兵者必多聞博識乃能有功又謂才多識寡者難免於亂理固有之也方處民竊發銀礦譬之飢犬竊廚因食毀器若拒戶而搏勢必反齧啓戶縱之則馴畜也甯李二公以清識遠量處治得宜遂使鋒鏑之舉轉為耰鋤去古人當不遠顧其從容笑談賡唱迭和將不幾於圍棋飲博之遺意耶不然雖横槊賦詩之才識量不侔卒以取敗亦無益也

題鎖腰諫圖并雜畫

畫三幅共一卷非一人筆第一幅作陳元達鎖腰諫圖衣黄中坐者漢主聦執笏偃進者司徒任顗斂容手疏者劉貴嬪鎖腰着樹傍二卒力持曳者元達也元達以智佐諫卒能全身悟主古今所無顗叩頭力諍式濟元達劉貴嬪竭誠致懇以危言反正皆所難得覩之有補世教其畫雖筆不逮識而當時之意態生色宛可相見至其服製儀度尤得漢聦國俗皆可重也第二幅鍾馗

擊鬼第三幅青牛圖青牛圖事雖未必盡然於古記亦略可考然鍾馗像不過任意塗抹有若兒戲以之屬鎖腰事後譬諸進儺劇於韶雅之列真可斥去豈暇論其畫品哉

題按察諸公會陳都閫宅宴和詩後

古之君子於讌會賡謌之閒雖甚有道未嘗忘德義之教節其過引其不及防其所或致言者聽者皆有所勸戒取足以成美而代謝存亡在所不語後世道薄情滋

宴享踰禮雖蘭亭聚景園之事亦不過流連顧惜趣於
疏末以文字得名於後世耳此卷皆一時名筆材高望
尊不煩教戒人亦無以教戒相成為心者今相去僅三
四年浮沉略盡雖所遇有幸不幸而其身心隱顯豈得
一無過不及可以容喙者使當時能少防其或致以微
婉將順之言而納約于諧洽樂閒之際雖有褊心之人
當亦少自省警不至如今日事寧固非其人也向屬和
詩亦曾有醉裏能醒元亮酒忙中不亂少陵詩之句稍

露機軸惜不預此會不能面盡所欲言今追思往事言誦遺章其所感慨又不但如李若虛魏孔淵援古之意而已惜哉癸卯十月彥章復出此卷相與展閱一再為之茫然

題楊補之梅

予嘗見補之墨梅與此卷花蕚相類而枝榦柔勁不同彼老幹皆側筆作而此用雙鉤法彼或兼水石而此專寫梅尤其擅長者觀其荒疎古野勢若天成如在斷籬

狹徑中見可謂得梅之神矣成章其珍惜之

方洲集卷二十一